

## 以工匠精神做好文学创作与翻译工作

——“2018《民族文学》维吾尔文版作家翻译家培训班”综述

□本报记者 黄尚恩

举办系列作家翻译家培训班和改稿班,是《民族文学》杂志社近几年来培养与联系作者的重要举措。《民族文学》杂志社今年已分别在云南、广西、吉林、内蒙古、北京等地举办了“2018《民族文学》重点作家培训班”和《民族文学》蒙古文版、藏文版、朝鲜文版及彝文作家翻译家培训班。10月24日至26日,“2018《民族文学》维吾尔文版作家翻译家培训班”在京举行。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学会常务副会长叶梅、中国作家协会集团管委会副主任鲍坚、《民族文学》副主编陈亚军、中国民族语文翻译局副局长李万瑛参加开班仪式并致辞。开班仪式由《民族文学》副主编哈闻主持。培训班期间,主办方邀请《文艺报》总编辑梁鸿鹰、新疆艺术学院原院长伊明·艾合买提、新疆作协副主席狄力木拉提·泰来提围绕“新时代新写作”、“译者的使命与翻译的风格”、“文学翻译的功能和作用”等问题为学员们作专题讲座。此外,还组织学员进行座谈、研讨,参加文学实践活动。

叶梅谈到,《民族文学》少数民族文版的推出,有力地促进了多民族文学的繁荣发展,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希望作家翻译家们在此次培训班中珍惜难得的学习机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一步强化“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深入生活、扎根人民,把握时代脉搏,真情实意地书写人民的伟大创造实践。作家和文学工作者站位要高、目标要远、立足要实,要明确党和国家对文学事业的期待,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弘扬工匠精神,在一字一句的打磨中催生出更多精品力作。

鲍坚说,《民族文学》杂志社多年来坚持举办培训班,有力地促进了作家翻译家的成长。维吾尔族文学源远流长,在民间故事、民族史诗、文人创作等领域都产生了重要影响。站在新时代的新起点,如何推动少数民族文学事业的进一步繁荣发展,成为我们共同的课题。这需要每一个作家、翻译家、评论家共同努力。我们要努力把握时代脉搏,写出与时代、社会紧密相连的作品。少数民族作家一方面要继承优秀民族文化、

传统文化,另一方面要打开视野,不断开拓创新,做到“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推动文学事业从“高原”走向“高峰”。

陈亚军介绍说,《民族文学》维吾尔文版2009年创刊以来,至今已有120多位翻译家参与维吾尔文版的翻译工作,翻译家队伍涵盖老、中、青三代人。今年,维吾尔文版增设了“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专题作品”、“新看台”、“世界风”等栏目,刊发了一系列现实题材作品,其中既有名家作品,也有新人新作。举办《民族文学》维吾尔文版作家翻译家培训班,旨在通过专家讲座和学员座谈交流等方式,为作家翻译家们提供切磋创作和翻译心得的机会,促进他们进一步提高思想站位,不断拓展文学视野,共同把《民族文学》维吾尔文版办得更好。

在座谈会上,大家围绕《民族文学》维吾尔文版的重要性”、“维吾尔族文学的繁荣发展”、“少数民族文学的翻译”等问题展开讨论。

伊明·艾合买提谈到,《民族文学》维吾尔文版将多民族作家的优秀作品及时地推荐给维吾尔族读者,有力地促进了文学的交流。在这个过程中,翻译家承担着重要的责任和使命,他一方面要忠实于原著,另一方面要着眼于培养自己独特的风格,在对二者的平衡中为读者呈现尽可能好的译本。

艾克拜尔·吾拉木谈到,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和翻译有利于牢固树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利益所在,我们要以文学作品来展现这样的时代主题。我们还需要加强文化自信,对我们国家的文化、对各自民族的文化抱有自信,在继承的基础上进行创新,推动文学的繁荣发展。

参与《民族文学》维吾尔文版翻译和审读工作的作家翻译家们纷纷表达了自己对这本杂志的深厚感情,并对杂志将来的发展提出建议。狄力木拉提·泰来提自2009年《民族文学》维吾尔文版创办以来,一直参与其中的翻译工作。他说,这么多年来,看着它一步步的成长,内心的感触很深。一批批翻译人才从这里起

程,杂志所刊载文章的翻译质量也在不断提高,杂志和翻译家之间是相互促进的关系。阿布力米提认为,《民族文学》维吾尔文版是一座重要的桥梁,通过这本杂志认识了许多优秀的作家和翻译家,了解了各民族的优秀文化和文学佳作。参与杂志审读的工作,让自己的业务水平不断得到提升,内心充满感恩。阿卜来提·阿卜杜拉说,参与《民族文学》维吾尔文版的翻译工作已经6年了,在这个过程中,始终以老一辈翻译家为榜样,以优秀作品为借鉴,努力提高自己的文学翻译水平和技巧,得到了很多鼓励。接下来要严格要求自己,加强业务学习,提升翻译的水平。阿合买提建议,《民族文学》维吾尔文版可以增设专门介绍我国各民族当代文学发展情况的栏目,以便让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各民族文学相互了解借鉴。同时,还可以组织研讨刊登在杂志上的翻译作品,以便探讨这些翻译实践的得与失。

大家还畅谈了参加此次培训班的收获。图尔贡·米吉提谈到,党和国家一直关怀我们少数民族文学事业,《民族文学》维吾尔文版的创办就是其中的一个具体体现。要不断寻找创作灵感,创作出更加优秀的作品,积极投稿《民族文学》。地那努尔·艾斯买提说,通过参加此次培训班,进一步增强了责任感和使命感,明确了自己今后如何做好创作。我们要在创作中更好地将优秀民族文化发扬光大,使维吾尔族文学在中华民族文化大家庭里发挥更大作用。艾斯凯尔·艾尼万说,参加培训之后,认识到了自己之前翻译过程中的种种不足和以后该注意的问题。同时,进一步增强了自己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为以后的翻译找到方向。以后要继续努力翻译,更好地支持《民族文学》的翻译工作。阿依努尔谈到,作为一个新闻编辑,自己却热衷于文学作品的翻译,培训班中的精彩内容,促使自己更为深入地思考翻译的相关问题。今后要不断提高翻译能力,为少数民族文学翻译作出力所能及的贡献。

据介绍,今年年底,《民族文学》杂志社还将举办哈萨克文版作家翻译家培训班和壮文作家翻译家培训班。

本报讯 10月21日,红色题材少数民族电影《半条被子》剧本研讨会在京召开。高洪波、龙新民、罗开富、钟延雄等出席研讨会。此次研讨会由中国少数民族文化艺术促进会影视委员会、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学会、中国少数民族电影工程剧本部主办。肖裕生、张晓龙、张凡、叶梅、牛颂、范咏戈等专家与会,会议由赵晏彪主持。

此次研讨会的召开正值习近平总书记发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大会重要讲话两周年之际。2016年10月21日,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讲述了发生在湖南汝城县的“半条被子”的感人故事。红军长征时期,3名女红军借宿在湖南汝城县沙洲村瑶族村民徐解秀家中,见到徐家家境贫寒,家里连床御寒的被子都没有,临走时,女红军要留下被子,徐解秀不同意,于是女红军用剪刀把自己仅有的这床被子剪开,将半条被子留给了徐解秀。习近平总书记用“半条被子”的故事形象地诠释了共产党人的初心。

“半条被子”的故事是1984年11月7日,《经济日报》记者罗开富重走红军长征路时,在汝城县沙洲村采访瑶族村民徐解秀时挖掘出的故事。电影剧本《半条被子》正是据此创作的,展现了共产党人同人民风雨同舟、血脉相通、生死与共的精神。

作为“半条被子”故事的挖掘者,78岁的罗开富深有感触地说:“共产党就是自己有一条被子,也要剪下半条给老百姓的人。”这是中国共产党与人民群众心相连、立党为公、忠诚为民本质特征的形象比喻和生动写照。

与会专家肯定了剧本的核心架构,认为这是一部感人至深的“有情怀、有意义、有温度”的主旋律影视剧剧本,小故事折射出了大道理,体现了共产党人不变的初心,同时也表现了共产党人与少数民族同胞的军民鱼水情。与会专家还从主题歌、台词、对白、戏剧冲突、演员选用以及增加民族元素等方面提出了相关建议。

据悉,电影《半条被子》预计12月在湖南汝城开机拍摄。(民文)

## 内蒙古研讨刘成理论著作

本报讯 内蒙古大学教授刘成最新理论著作《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汉文版、蒙文版分别由作家出版社和内蒙古教育出版社出版。该书收入2015年以来刘成发表在《光明日报》《文艺报》《内蒙古日报》等报刊上的26篇理论文章,这些文章是他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的重要论述的体会和感悟。

10月19日,内蒙古出版集团、内蒙古教育出版社联合在呼和浩特举办《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最新成果》研讨会。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文化厅党组书记周纯杰,内蒙古社科院副院长金海,内蒙古大学教授巴·格日勒图等与会研讨。

与会者认为,《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一书选取文艺与时代、文艺与人民、文艺与核心价值观、文艺与审美传统等26个专题,讲述了作者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的重要论述的感悟,分析了“社会主义文艺的本质是人民的文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等重要论述的重要意义,对我们思考文艺与时代、现实、人民之关系有着重要的启发。(欣闻)

## 民族电影走上“移动新时代”

本报讯 10月25日,民族电影与移动电影院战略合作暨上线仪式在京举行。仪式由中国少数民族文化艺术促进会影视委员会主办,北京云途时代影业科技有限公司承办,北京市民族文化交流中心、北京民族电影展组委会协办。

仪式上,中国少数民族文化艺术促进会影视委员会与移动电影院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并授予移动电影院理事单位证书,同时宣布移动电影院将成为2019—2020年北京国际电影节民族电影展板块的战略合作伙伴及影片征集、展示平台。“新视代手机电影工作室”也于现场正式成立。

民族题材电影《云上石头城》《寻找雪山》《摩梭姐妹》《格桑梅朵》《丝路英雄·云锦》《泡菜》《追梦的黎族女娃娃》《我的未来谁做主》《哭嫁》《红剪刀》10部影片作为首批优秀民族题材电影正式在移动电影院上线。其中《寻找雪山》是首部在移动电影院上线的优秀民族电影。

主办方表示,此次双方达成战略合作,目的是为了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落实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精神,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中华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推动民族题材电影创作,扩大民族电影的传播力和影响力。而新时代手机电影工作室的成立,旨在以手机作为拍摄介质进行电影创作,在少数民族群众聚集的偏远地区,通过文化扶贫培训支援,使当地年轻人拿起手机拍摄电影,这是手机电影工作室的重要使命。手机电影的发展不仅为保护传承多民族文化遗产提供了物质手段,也成为一股充满生机活力的电影新势力。

当天,北京市民族文化交流中心与移动电影院达成了战略合作,将以电影为媒介,搭建一个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新平台,未来将在民族电影文化沙龙、高端论坛、优秀影片展播等方面进行深度合作,吸引更多人关注民族电影、关心民族工作。(明江)

## 《倮伍拉且诗歌创作的生态美学》出版

本报讯 由四川大学教授张放和博士生韦廷梅、吴敬玲合著的《倮伍拉且诗歌创作的生态美学》近期由四川民族出版社出版。该书系2018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图像叙事理论视阈中的大凉山彝族诗人研究”阶段性成果。

倮伍拉且是四川彝族诗人,他的诗歌深深扎根于四川大凉山的文化土壤,把对大自然的感恩与对故土的眷恋融为一体,一幅失落的传统,追寻人与自然的和谐,表达彝族独特的自然观和生命观,体现出民族性、地域性与现代性相互交融的混合美学。表达方式上,充分吸纳汉语诗歌精粹与典雅的特质,形成明朗而干净抒情风格。这种对于历史文化和现实生态的忧患与疾呼,体现出一种珍贵的人文品质。

《倮伍拉且诗歌创作的生态美学》分为“生命赞歌与大凉山视野”、“生态智慧的诗学阐释”、“万物教化”的诗意构建”、“人文美好生态书写”和“倮伍拉且——‘你这块凉山的石头’”(对话录)”等部分,深入探究了倮伍拉且诗歌的自然意识、神性思维、大地情怀、民族认同和生态精神等,重点论述其诗歌中的生态美学特征。(杨荣昌)

■在民间

## 库姆孜:柯尔克孜人的“美妙之口”

□黄适远

在美丽如画的阿合奇草原,一下车,我总是不由得被这里的山川所吸引。热情的克孜勒苏柯尔克孜州歌舞团团长伊布拉克笑容满面地迎面走来。作为州里大名鼎鼎的库姆孜演奏家,他的出现令我们感到异常的高兴。今年已经50多岁的伊布拉克团长,个头不高,却浑身洋溢着一种热情,让我们感受着草原的热情。见到我,他高兴地笑了起来:“老朋友,你来了!”因为多次到这里采集柯尔克孜族史诗《玛纳斯》,我们早已是非常熟悉的朋友了。

他笑眯眯地说:“你要见的库姆孜制作人我已经联系好了,走吧。”我们要去的是阿合奇县色帕依乡三村热丝尔·开德琴家。热丝尔·开德琴是这里有名的能人,他会做很多工艺品,马鞍、马具、小刀、帽子,样样精通,但制作库姆孜却是他真正引以为傲的手艺。

热丝尔·开德琴早已知道我的来意,立刻开始动手制作。伊布拉克指着制作间挂满的库姆孜介绍说,“库姆孜”历史悠久,琴声优美。据说,这种乐器最早叫“库吾孜”,意思是“美丽的乐器”。它既被用来演奏民间音乐,也被用来与战鼓一起演奏战争进行曲,以鼓舞战场上的士气。

热丝尔·开德琴边制作边说道:“做库姆孜,先要选好原料。原来用红松,但红松太少太贵不好买,所以现在大多改用果木、桑木、杏木也行。现在在做库姆孜的第一步,要锯好库姆孜胎坯。”这让我恍然想起小时候打土块时要做一个木头坯子的原理。伊布拉克告诉我,“库姆孜”琴型很多,达七八种。每一种都有其独特的魅力。正说着,他顺手拿了把库姆孜,调了调弦,说:“我们柯尔克孜人活得很潇洒很豪放,唱着歌来到世间,唱着歌离开人间。只要有烟火,就会有歌声。我们柯尔克孜族是一个有着很高音乐天赋的民族,我们的库姆孜被誉为‘美妙之口’。”



此时,热丝尔·开德琴已经把果木砍制成葫芦形,开始最艰难的工作——把果木中心掏空、挖平。因为果木坚硬异常,得掏挖几个小时。伊布拉克说:“时间还长得很,我给你讲讲库姆孜的传说吧。其实要问起每一个柯尔克孜族人,库姆孜琴是怎么来的,他们都会毫不犹豫地讲出‘坎巴尔汗’的名字,并说‘弹拨的来源来自坎巴尔汗’,而且每一个人说出来的故事如出一辙。”

于是伊布拉克就开始了他的讲述。相传,在遥远的年代,有一个叫坎巴尔汗的柯尔克孜族牧人,有一天上山放牧,到达一片松树林时,偶遇山火,整个山都被烧了起来,他侥幸躲进山洞得以逃生。当他出来时,山上焦土一片,自己的羊群也早已被烧死,正当他寻找路径下山之时,耳边响起一阵好听的声音,好奇心使他前去一探究竟。来到声音的发源地,他发现在烧焦的树杈上挂着长短不一的几条线,当风吹过的时候,竟然发出悦耳的声音。再仔细一看,原来当山火到来时,树上居住的猴子也难逃一劫,有一只惊慌

失措的猴子在树上跳跃时竟被树枝拉破了肚肠,挂在了树枝之间,山火已经把它烤干,当风吹过时自然发出声响。坎巴尔汗被吸引住了,聪明的他回家后就试着模仿,用晒干的羊肠绑在木头两端,试着让它发出声响……不知经过多少次的失败,终于,他研制出了一种弹拨乐器,并将其名命名为“库姆孜”。从此,他就有了生活中最好的伙伴,在他的一生中,他一直用库姆孜琴来抒发情感,弹唱生活。由他开始,库姆孜琴传播到每一个柯尔克孜族人生活的地方。

说着说着,伊布拉克情不自禁就弹唱了起来。他的声音异常宏亮,也许只有草原抚育的歌手才有这样一种天生的禀赋吧。在歌声营造的氛围下,热丝尔·开德琴熟练而敏捷的身手显得颇有节奏感。此时,他开始了第二步:依据库姆孜外形,正在裁一个薄板。这个薄板牵涉到库姆孜的音质,极为重要。

来之前,我专门查阅了一些关于库姆孜的资料。据《柯尔克孜族风俗习惯》记载,库姆孜早在汉代以前就传入匈奴。

在新疆吐鲁番的两边招和屯古高昌地区,发现了一张9世纪初的古画,画中有一小孩,所弹乐器,即是火不思(库姆孜)的前身。唐代,柯尔克孜族先民曾将这种乐器作为贡品献给唐朝。随后,唐代又将库姆孜作为大唐乐器赠送日本。日本人林敏三氏撰文认为,日语中表示弦乐器的“库托”一词,即源于唐代输入日本的“库姆孜”。库姆孜成为日本弦乐器的始祖,这种乐器如今在日本仍可见到。

这时候,热丝尔·开德琴把刨平的薄板粘在了胎胚的正下方,开始整体打光,这是第三步,离成功已经不远了。紧接着,热丝尔·开德琴给库姆孜上琴弦。当他长舒了一口气拿起库姆孜的时候,我知道大功已然告成。他把库姆孜交给了伊布拉克,伊布拉克高兴得就像抱着个娃娃一样,转头对我说:“做库姆孜看起来非常简单,但是实际上在制作过程中,对用料很讲究,盖板薄厚、琴弦的调制都非常专业,技艺的细处是无法用语言传出的,只能靠个人的经验和神会,才能做出最好的库姆孜。”看着他们俩欣慰的样子,我也接过库姆孜,笨拙地拨拉了几下弦,当然是不成曲调,但心却融化在库姆孜的旋律里。

爱好歌舞的柯尔克孜人每逢佳节聚会,都会举行阿肯弹唱,常常是通宵达旦不知疲倦。而这个美丽的时刻,自然是库姆孜大显身手的时候。有什么比演唱《玛纳斯》更让柯尔克孜人入精神呢?库姆孜演奏的部分,让人大开眼界。乐手们把库姆孜当做骏马一般。库姆孜在他们的手里,仿佛不是乐器,忽而置放在腿上,忽而搁在肩上,忽而放到头后,令人眼花缭乱,但从库姆孜上发出的声音时而急如马蹄、狂风暴雨,时而清风和煦、徐徐信步,整个乐队像是整齐的马队,整齐划一的声音响彻在阿合奇草原,也让我们如听仙乐。一把小小的库姆孜竟有如此的气势,如此的表现力,如果不是身临其境,实在难以置信。